

长篇原创伦理小说
zouhuo



同名电视剧已开拍

长征出版社



奇特的**叔嫂恋**，是杯美酒？还是一碗毒药？
面对世俗的拷问，**心藏秘密的人**如何面对？



受嫂子之托，小叔子去外地寻找哥哥，不料半路被枪走火，弟弟打死哥哥，他隐瞒真相回到家里，谎说哥哥去打工了。几年后仍不见其回家，警察发现遗骨确定人已死亡，他娶了嫂子。他们将如何面对道德完善、人性解放和精神拯救的伦理问题？

长篇原创伦理小说

走火

徐大辉
著

zouhuo

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火/徐大辉著. —北京: 长征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80204-493-7

I. 走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3763 号

书 名: 走 火

作 者: 徐大辉

责任编辑: 李 晓

装帧设计: 木鱼书籍设计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

电 话: 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400 千字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ISBN 978-7-80204-493-7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第一章

嘭！一颗子弹意外滑出枪膛，改变几个人命运的故事便有了开头。

中弹者张景山棉花包一样顺着墙边倒下去，弟弟张景云仍然端着枪，他被惊呆成一截木头。血涌出胸膛的声音如泉水，柔软的声音有时比尖锐的声音听来更让人恐怖。张景云扔下猎枪，奔向中枪的人。

“哥，哥！”

张景山很难发出声音，手按在胸口，阻止液体向外喷进，一朵红色的花朵带着声音盛开。

“哥，哥呀！”

“景云，”张景山断断续续地说，“……帮你……嫂子……家……”他头一歪，手离开弹洞，咽了气，眼睛却大大地睁着。

“哥，哥……”张景云抱住哥哥尚未冷僵的尸体，撕心裂肺道，“我干了什么呀？”

一小时前，老枪还挂在墙上，哥哥正准备兄弟两人的晚饭，有一个菜是哥哥特意给弟弟做的，韭菜炒蛭子，弟弟爱吃蛭子，家乡没有蛭子。下午，哥哥下海捞蛭子，足够弟弟美餐一顿。

“哥，我装枪药！”弟弟说。

一杆老枪，往里装弹药要费些事。晚上需要这个古老的武器，重点防野兽。

“你会吗？”

“会！”弟弟太想摸一摸这杆枪，夜晚见哥哥持它的样子太诱惑，人类的力量一半来自武器！

“加小心。”哥哥仍不放心，他倒掉洗蛭子的水，重新回到炊灶前，他身后是一堵海边碎石头垒砌的墙，那石头上附着介壳，墙面粗糙却透着几分自然。

张景云应该不是第一次摸枪，张家有一杆火燎杆，是爷爷进山打猎用的。所居的小镇成为一座城市的组成部分后，公安收缴枪支时，老枪被收走。几年没有摸枪，但是仍然熟悉枪，他犯的致命错误是，忘记爷爷的嘱咐：枪口不能对着人，不

管枪里边有没有子弹。枪的力量通过手传遍全身，想想射击的效果，一只狼应声倒下……那时，枪口违背前人叮嘱，正处在一种危险的情形，枪口的延伸部分是哥哥的胸膛，大概是他满脑子是狼，枪对着狼谁都要扣动扳机，于是他就扣动，哥哥便应声倒下了。

洗干净的海蛰肉整齐地摆放在一只盘子里，作为配料的韭菜静静地躺在另一只盘子中，没有这声枪响，兄弟俩可以享受一顿美味。

蛰子不算名贵的海鲜，养殖它很容易，但是弄到野生的蛰子，就有些难度。他们所处的荒岛远离养殖区，远离城市人群，雇用张景山的人用一只小艇送他上岛来的。弟弟寻找他也是坐小舟来的。岛子很小，从高空俯瞰它，酷像一只少女正在成长的乳房。主人是干什么的，小岛怎么属于他的，都不是被雇用者要知道的，他也不想知道，主人为他提供这座石头墙小屋，不定时送来油盐米面和一些蔬菜，其他食物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轻易得到，因为面临大海，有一块沙滩，它简直就是免费水产市场，螃蟹、海螺、贝类、鱼虾……没人售卖，喜欢吃什么你自己随便拿好了。有一次，张景山拾到一条大黄鱼。

“后天中午我们赶海。”张景山说。

这也是枪响前定下的事。

今天是农历初十，还有两天赶海，事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的事情。死去的哥哥渐冷在自己的怀里，夜晚的海风有些冷，张景云打个寒战，从心里向外冷。

“景云！帮你……嫂子……家……”哥哥最后的话像是从大海里穿越过来，苦涩地灌进他的心底，哥哥应该有更多的嘱咐，上苍没有给他时间，也许只允许说出这几个字，做弟弟的须深刻寻思每一个字的含义，帮助嫂子维护家。他放心不下的是嫂子和家啊！

人有时还真不好理解，哥哥生前似乎在家人的印象中，他最不顾家，在嫂子的心理哥哥行为有些怪异，外出打工时间不确定，短的时间几个月，长的一两年才回家来。外出的日子哥也不跟家里人联系，包括妻子。

“景云，去找找你哥哥吧！”嫂子丛天舒说。

哥哥张景山离开家两年多了，嫂子实在惦记，求小叔子去找丈夫。张家七口人，父亲张建国年老多病，整日坐在轮椅上；张母身体还好，帮助儿媳打理家务，当然重点伺候老伴和傻儿子张景锁；张景山妻子丛天舒无工作在家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多、二多需要照顾，二多不到两岁。张景云是唯一能够外出的人。

“这次也不知道你哥去哪里打工，人不太好找啊！”丛天舒说。

“放心吧嫂子，我一定想法儿找到哥。”张景云说。

张景云离开三江市并非是只无头苍蝇乱闯，他所在的铁艺社有个技工当年与张景山一起出去打工，他说：“我们一开始在天锦市建筑工地打工，我回来时他还在

走火

哪！一颗子弹意外滑出枪膛，改变几个人命运的故事便有了开头。中弹者张景山棉花包一样顺着墙边倒下去，弟弟张景云仍然端着枪，他被原未成一截木头的血涌出胸膛的声音如泉水，柔软的声音有时比尖锐的声音听来让人恐怖……

那个建筑队。”

“两年多了，他还能在那个建筑队上？”张景云说。

“工程很大，即使完工了，时间也不会太长，你去找找。”同张景山一起打工的人说明具体城市和建筑工程。

张景云到达那个城市，也找到了那个哥哥参与建筑的工程，但是工程完工是一年前的事情了，建筑队早解散了，没人知道他们的去向。

住在小旅店里的张景云想下一步怎么找哥哥，他是否已经离开这座城市呢？如果没离开，就该在某处打工，一般人都这样思维。

巧合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，张景山到一个他自己都说不出名字的荒岛上打工两年了，总共进城里来三次，前两次跟这一次做相同的一件事是走进家叫“老北京爆肚”的餐馆，吃一样风味小吃——爆肚。

张景云比哥哥早进餐馆几分钟，他来这里不是吃爆肚，是吃芥末墩、炸酱面，他见到墙上有一首诗：

入汤顷刻便微温，
作料齐全酒一樽。
齿钝未能都嚼烂，
囫圇下咽果生吞。

张景云见到哥哥时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发生？

“哥！”

张景山见到弟弟也喜出望外，他走近弟弟，重复一个熟悉的表示亲密的动作，给弟弟一杆子，说：“你咋来啦？”

“找你，哥。”

张景山坐过来，带来一股大海的味道，说：“点菜没？”

“点了芥末墩，炸灌肠。”

“要了爆肚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到北京风味饭店，爆肚一定要吃。”张景山点了爆肚，然后说，“喝点酒，服务员，来四两白酒。”

“哥，我来找你……”

“景云，家里的事儿一会儿回去唠，抓紧吃饭。”张景山看了一眼手表，“我们快吃，一点钟必须赶到地方。”

张景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习惯，哥说什么他服从什么，不问为什么，于是跟哥

哥吃饭喝酒，然后出酒馆。

“我住旅馆呢！”

“退掉，跟我走。”张景山说。

半小时后，他们在海边登上一只小艇，开船的人穿着海魂衫^①，体格很健壮，问了一句：“他是谁？”

张景山答：“我弟弟。”

在一个小岛前，张景山和弟弟下了小艇。

“哥，你在这儿打工？”弟弟问。

张景山指下唯一的一座小屋，说：“我住那儿！”

二

小屋只哥哥一人住，一个铺位一床被，一杆老枪。

“这里就我自己。”张景山说。

“哥你说这间屋子？”

“不，整座小岛。”

小岛名叫贝壳，树木很茂盛。哥哥在做什么活儿他要问的。张景山的工作是看山，看护海边的山。

“这里产一种石头，总有人来盗采。”张景山说他的任务白天睡觉，晚上十天前看脚下的石头，有人来了朝天开枪，会有人听到枪声赶来制止采挖，十点后就不用看了，深夜没人上岛来。

“你有时间回去呀，哥咋不回家看看？”

“我很忙啊！”

“白天你不是睡觉吗？”

“我白天能睡觉吗？我多挣些钱……”张景山说他几年没回家的原因，岛上有个大坑，主人运来大量的沙石，要填平它。

“老板我填它！”张景山想揽下这个活儿。

“你？”雇主惊讶。

“对，我填。”

“你是愚公？”

张景山自负地笑，意思我搬不走王屋但能填平大坑，他问：“急不急，我是说如果给我三年时间，我能填平大坑。”

① 海魂衫：水兵穿的横向蓝白条纹相间的汗衫。

“那你填吧，填完给你三千元。”雇主说。

为额外得三千元，张景山填坑两年多，再有几个月大坑就可填平，他打算得到工钱回趟家。

“嫂子很想你。”

“这我能想到。”张景山说。

“回趟家吧，哥。”张景云说。

“填平大坑。”

张景山不想改变原来计划。

“那我帮你填。”

张景山没反对，同弟弟一起填大坑。

晚间，张景山提着老枪出去巡逻。

“哥，我跟你出去。”

“你填了一天大坑，累啦，早点睡吧。”他说完走出去，张景云留在屋子里。

张景山疼弟弟，从小就疼。他们之间相差七岁，其实张景云身上还有一个姐姐，死于骨癌，小学六年级死的。最初发现膝盖处鼓出一个包，一天天长大，最后医生诊断为骨癌晚期。张景云身下还有个傻弟弟景锁，年龄也巧跟二哥景云相差七岁，这样大哥景山跟景锁年龄相差十四岁。张家兄弟的年龄差构成一种特别状态，决定了我们以后故事的发展。

张景山跟丛天舒结婚时，二弟张景云才上初中，十四五岁的男孩对什么都充满好奇，张景云的好奇有些不可思议，他对嫂子丛天舒搭在院子里晾衣绳上的裤头感兴趣，准确说是对裤头上的那几颗鲜亮的纽扣感到神秘。注意上嫂子的裤头是受邻居家大男孩扁头的唆使。

“景云，你嫂子裤头上有扣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张景云开始有保护嫂子尊严的意思，道，“裤头上怎么会有扣子？”

“啥也不懂你，”扁头看过黄碟，知道结婚男女在一起干什么，他说，“没听见你嫂子晚上哼哼。”

“我嫂子没病，哼哼什么。”张景云认为人生病哪儿疼痛才哼哼，嫂子没病晚上怎会哼哼，他实在不懂。

“今晚你别睡觉，保准听到她哼哼。”扁头实施他的计划，他比张景云更想听到。

张景云不肯按他说的做，但是意志很快被扁头摧毁，摧毁贫穷家男孩的是食物，扁头说：“你听你哥和你嫂子说什么，或者有什么声音，告诉我，给你买十串羊肉串。”

“十五串。”张景云讨价道。

“行!”扁头也精明,增加了五串羊肉串,信息量也要增加,他说,“你数一下裤头上几颗纽扣。”

炭火烤的十五串羊肉串,抹孜然、辣椒粉,对张景云极大诱惑,他那夜克制睡意,盯着哥嫂卧室的门,情况发生并不太晚,夜里十点钟左右,张景山从外边回来,张景云屏住呼吸偷听,哥嫂却一起走出去。夜半三更他们去干什么,为明天的羊肉串,他决定跟踪。

张家那时还没动迁,住平房,家里经营一个面积不大的塑料大棚,种的都是北方的蔬菜。大棚子留一个角门,哥嫂进去后便上了门,将张景云隔在外边,扁头没告诉他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。

羊肉串啊,羊肉串!张景云每天放学路过烧烤大排档,烧烤的味道吸引着他。扁头天天吃十串,总有一两粒芝麻、孜然粘在他日渐肥沃的脸颊上,这对张景云就是一种折磨,解除这种折磨的方法就是吃到那十五串羊肉串。

偷窥蔬菜大棚的事张景云干过,塑料棚子的某一角可掀开,探进头去没问题。他的视线给柿子秧遮挡,只能偷听不能偷看,收获开始于一种事情的进行当中。

“你轻一点。”女人的声音。

“大棚子里没人听见,又不是在屋里,床响。”男人的声音。

“还是小点儿声,别给谁听见。”

“我忍不住……你真暄腾,像刚翻过的地。”男人的声音。

“多荒的地也架住你那硬……”

张景云懵懂,哥嫂夜半躲在菜地里谈地谈犁杖,回家去谈嘛!扁头究竟要做什么呀?

“做胎发芽啦,景山。”

“啊!真的?”

“你一天没停地种,还不做胎儿……”

扁头讲信用,兑现了羊肉串。偷数嫂子裤头上的纽扣时却出现了意外,晾晒衣服的位置对着嫂子的窗户,那天她在屋子里,只要一抬眼便可以看到。

公开去查裤头上的纽扣不行,得偷偷地查。张景云见到嫂子经常使用一种简易工具——木杆头钉个铁钩,用它挑起衣服搭挂在高处晾晒。他用它慢慢从晾衣绳上取下裤头,水粉色的,质地柔软。他开始数扣子,整齐两排,共六只纽扣。

完成任务送回去的时候,给嫂子发现,她推开窗户问:“景云你干什么?”

慌张中裤头没搭在晾衣服绳上,他扔掉手中木杆惶然逃走。

丛天舒到院子里拾起地上的自己贴身织物,思忖片刻,不由得笑啦。她重新用清水投净沾了泥土的裤头,晚上丈夫回来,说:“景云碰了我晾晒的裤头。”

“他弄你的裤头?”张景山惊诧道。

走火

走火

哪!一颗子弹意外滑出枪膛,改变几个人命运的故事便有了开头。
中弹者张景山棉花包一样顺着墙边倒下去,弟弟张景云仍然端着枪,他被惊呆成一截木
头。血涌出胸膛的声音如泉水,柔软的声音有时比尖锐的声音听来让人恐怖……

丛天舒说正好给自己撞见张景云逃走的事。

“他才十四岁，没熟！”张景山摇摇头，否认了自己一闪念的怀疑，说，“他还什么都不懂呢！”

“我看他动了心。”她说。

说十四岁的弟弟对嫂子或对女人有那意思张景山不信，他没说什么，私下里问了弟弟：“景云，你跟哥说实话，你那天碰你嫂子裤头做啥？”

“换羊肉串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扁头……”张景云如实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
张景山听来好笑，他没责备弟弟，只说：“离扁头远点儿，他人不大，花花肠子不少。”

张景云听哥哥话，疏远有劣行的扁头，“嫂子”两字伴着他的成长，那夜蔬菜大棚里哥嫂的话，着实神秘了许多年，后来他懂了，也不再想喧土硬犁杖什么的。

石头小屋的夜晚，空气有些咸涩，像掉入海藻类植物中，往事也给海水泡了，某一细节苦涩涩的。

“今晚没事啦！”张景山进屋，放下老枪。

哥俩躺在各自的铺上，月光隔断他们，一个人很快睡去，一个人慢慢坐起身，听屋外渐大的涛声，要涨潮了。

三

“哥，大坑还得一段时间填满……”张景云将连日来想好的主意对哥哥说了，力劝他回家一趟。

“我是该回去一趟，你看大坑很快填完，钱到手我立马回去。”张景山说。

大坑还有一人多深，将堆放在坑边的沙石全部填进去才能填平，这需要工夫，比起当时的大坑，现在应算不上大坑了。兄弟两人再苦做些日子，坑就填平了。

混蛋的老枪葬送了张景山的所有希冀，哥哥已经在弟弟的怀里僵硬，他确信哥哥没有走，灵魂还在小屋里游荡。

“哥，你说我该咋办啊？”

张景云问哥哥，他遇到拿不定主意的大事情总征求长兄的意见。此时他的问题是：怎样安置哥哥？

“哥，我带你回家！”弟弟的第一个想法是哥哥不能一个人留在他乡，将他的骨灰带回三江去。

扁头的奶奶死了，按照山东人的风俗办丧事，请了鼓乐班（三江市小剧团）来唱戏演奏《打渔杀家》、《哭皇天》，请亡灵赴宴时主持人唱起了——

白发苍苍似银条，
古树临崖怕风摇。
家有黄金注百斗，
难买生死路一条。

是啊，生死之路谁也买不来，哥哥是自己误杀的，这一生都将无法挽回。

“景云，你嫂子好吗？”哥问。

“好。”弟答。

“怎么好？”

“嗯，对我好。”

嫂子从天舒对小叔子确实很好，公婆年纪大了，伺候小叔子的活儿她承担起来，洗洗涮涮，每日起早为读高中的小叔子做饭……想想这些，张景云觉得对不起嫂子。

“怎样对她说啊？”张景云不敢想象见到嫂子时怎样说这件事，他没勇气面对嫂子的怨恨，更没勇气看嫂子的悲伤，祸是自己惹下的。至于忏悔还是后面的事，死去的哥哥还在自己的怀里，第二个想法是将哥哥留在岛子上，掩埋哥哥的同时将这一事件一起掩埋。

“哥，我不是逃避。”张景云要对哥哥说清楚：带你回去，家人要问你的死因，我怎么说？误伤亲人虽然不是大罪，持枪杀人公安要调查，判我多少年徒刑是罪有应得，我宁愿受惩罚。可是，嫂子怎么办？她才二十八岁，守寡下去吗？两个侄子尚幼，一多五岁，二多不到两岁，日子怎么过呀？

海水涌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水花撞在岩石上像玻璃一样脆碎，张景云的心也随之碎裂，自己毁坏了什么？一个家庭，几代人的幸福。弥补过失是唯一的正确选择。

弥补，就是要把不够的部分填足。哥哥的亡故使张家出现一个坑，巨大的坑，他得用生命去填，也未见得填足。何况他还没想好具体怎样填呢！

“不是弟心狠，你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爸、妈、嫂子……除了你我，谁都不能知道，让我不受打扰地去弥补吧。”张景云作出决定，悄悄掩埋哥哥的尸体，将此事真相隐藏起来。

大坑还有一人多深，他将哥哥背到那里，平放好，回屋取来酒菜，他要陪哥哥最后一个夜晚。

一瓶白酒，两只酒盅，他分别斟满酒。

“哥，我们喝酒。”张景云的左手是自己，右手是哥哥，撞杯、喝酒，互相监督：“喝干，甩干！哥你玩赖……你怎么没玩赖？划拳，中，青蛙落水令？行！”

一只青蛙一张嘴，
两只眼睛四条腿，
噗通！
两只青蛙两张嘴，
四只眼睛八条腿，
噗通！ 噗通！
三只青蛙三张嘴，
六只眼睛十二条腿，
噗通！ 噗通！ 噗通！
四只青蛙四张嘴，
八只眼睛十六条腿，
噗通！ 噗通！ 噗通！ 噗通！

还剩半瓶子白酒，他们换了拳令：

“棒子！”哥喊道。

两只筷子相击，弟机智地喊：“虫子！哥你输了，喝酒！①”

“虎！”哥喊。

“棒子！”弟喊。

哥又输啦，又喝了酒。瓶子见了底儿，喝醉酒的哥哥总是倒头大睡。

“睡吧哥，睡一觉就醒酒啦！”张景云当哥哥喝醉了，不惊扰他，让他安静地睡。海风很冷，他怕冻着哥哥，给他盖被——沙石，被子很厚，半宿的时间他都在给哥盖被。

接下去的数日里他一直给哥哥“盖被子”……

一周后小岛的主人来了，惊讶道：“这么快，大坑快要填平了。你哥呢？”

“哥有事走啦，他让我替他干完活儿，填完坑。”张景云说。

小岛的主人是很通情达理的人，没计较张景山不辞而别，合同继续执行下去，说：

“你填吧，填平我们结算。”

① 该拳令规定：棒击虎，虎吃鸡，鸡吃虫，虫吃棒。

往下的日子里，张景云每锹沙石都当给哥哥盖被。直到有一天，大坑填平，小岛的主人结清了账，他揣上哥哥全部薪酬，踏上回乡的路。

中途在一个城市转车，去三江方向的火车票两日内售完，张景云回家心切，遇到一辆返三江市空载的出租车，讲好价钱，坐出租车回去。

意外事故出在见到三江城市轮廓那一时刻，他的心情顿然忧郁，疲劳的司机驶上水库旁公路，谁知几分钟后车突然失控，一头扎进水库，慢慢下沉。

张景云钻出水面，大喘口气，奋力向岸边游去，努力用手抠住湿滑的岸壁，如果再次滑落下去，命就难保了。此时此刻他需要有人从下面往上推他一下，或是谁从上面拉他一把。

一辆红色宝来汽车戛然停下，一个长发姑娘跳下汽车跑过来，伸手猛力把张景云拉上岸。

“还有几个人？”姑娘问。

“一个司机，他没上来。”

长发姑娘甩掉外衣，将手机扔给张景云：“赶快报警！”说完纵身跳下水库寻人。

很快，水库大坝上聚集很多人，110 警车、120 救护车都在出事现场。几个人潜入、浮出在水里寻人，还有一只救生艇参与搜寻。在水里的一个男人向岸边喊：

“没有！”

“没有！”另一个搜救者说。

警察问张景云：“你们在这儿沉下去的吗？”

“是！”张景云指一处说。

“这里，再找一遍。”警察比划道。

几个打捞者重新潜水，众人在岸边围观，现场气氛紧张。

“人在这里！”长发姑娘浮出水面说，她发现了司机尸体。

几个打捞者游过去，共同从水下托起溺水的司机，朝岸边游来，岸边的人伸手抬人，医护人员赶紧展开急救。

长发姑娘穿上衣服，悄然离开人群，驾车离开。

四

张家住的是一栋普通居民楼的一楼，两盆开放的月季花摆在外边的窗台上。张建国坐的轮椅被推出楼道口，儿媳丛天舒推车，后面跟着傻子张景锁，他抢着推车，嘴不停说着：

“开车，嫂子我开车。”

“景锁，别抢，弄摔了爸爸。”丛天舒说。

“我要开车，嫂子，我开车！”张景锁固执地道。

“天舒，让他推车吧。”公爹张建国说。

丛天舒不放心地说：“爸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天舒，你去忙吧！”

她还是不放心，不情愿地将轮椅交给小叔子，叮咛道：“景锁，慢点儿推啊！”

张景锁接过轮椅，高兴地推走，喊道：“开车喽！我开车，嘀嘀！”他将轮椅当成车开。

丛天舒望了一会儿，认为没事才转身回楼。

张母给孙子张一多穿鞋，手直抖。

“奶奶，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大孙子张一多问。

“快了，你二叔去找他。”奶奶说。

这时，幼儿的哭声从一个房间传出，张母停下手说：“二多醒啦，你自己穿鞋，我去看看弟弟。”她站起来，捶打酸痛的腰部。

张一多跷着一条腿，一只鞋放在面前，见丛天舒进来，向母亲求助道：“妈，妈，我穿鞋，奶奶穿不上。”

丛天舒蹲下身，帮儿子穿上鞋，系好鞋带，说：“一多，你要自己学穿鞋，不要老用别人伺候啊！”

“去找爷爷！”张一多乐颠儿跑出去。

“帮小叔照顾好爷爷！”

张景锁驾车姿势推轮椅，沿着小区人行道走，两旁花草鲜艳。

“爷爷！”张一多跑来。

“一多。”

“爷爷，”张一多乖顺地扶着轮椅扶手向前走，问，“我们哪天去公园看海豚表演啊？”

“等你爸他们回来，我们全家一起去。”

“熊猫，好看，好看！”张景锁喊着。

“可是爷爷，爸和二叔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张一多问。

哦，张建国一时语塞，张景山外出快三年了，没一个电话打回家来，大儿子的脾气他了解，临走时他说：“爸，挣不到钱我不回来。”

“一年挣不到钱还一年不回家？”父亲反问。

“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不管几年，挣不到钱我绝不回来。”儿子说。

张建国以为儿子说的赌气话，果真一年没回来，第二年仍然没儿子的消息，这回沉不住气的是母亲。

“可别出什么事啊！”张母唠叨道。

“不会，过去景山也这么干过。”张建国为安慰老伴这样说，其实他的心里早敲起鼓，日夜敲，血压都敲高了。

“把媳妇扔在家，一扔就是两年多，是那么回事吗？”张母提议道，“叫景云找他大哥回来吧。”

张建国自然同意，但他考虑问题全面些，说：“你问问天舒她啥意见，同不同意找，两口子再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打算。”

婆婆把想法对儿媳说了，丛天舒委屈地落泪，怨气地说：“景山心够狠的，二多刚满百天他就出去打工，至今不见他人影……”

张景云去找大哥也有三个月，照样一个电话也没打回家来，丛天舒心里比公婆都急盼音信，心里说真是亲兄弟啊！

电话铃声急促响起，丛天舒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接电话：“你好！喂，你是？”

“嫂子……”张景云的声音传来。

“景云？”丛天舒略惊慌道，“别急，慢慢说景云。”

“我在交警队，你把咱家户口本拿来，见面我再对你说。”张景云嘱咐嫂子拿户口本时背着点儿父母，怕他们不知真相着急。

落水时身份证掉水库里了，没证实真实身份的东西不成。警察说身份证掉水里，你有户口本吧，警察要让张景云的家人出现，自然有他们的目的。其实查他的身份并不难，户籍网上可以查到张景云。

交警队里，警察做记录，张景云叙述事故过程。

“车上有几名乘客？”交警一边写一边询问。

“只我一名乘客。”

“你跟司机过去认识吗？”交警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车子驶上水库边公路，遇到什么特殊路况？”交警问。

“特殊路况？”

“遇到什么障碍，”交警说明道，“你们有没有躲避车或行人什么的？”

“没有，路上只我们一辆车。”

交警若有所思地望张景云一眼，道：“哦，那么说没遇任何意外情况，你们正常行驶喽。”

“是。”

丛天舒到来，交警看看户口本，又将写完的记录拿给张景云看，然后让他签了字，说：“你可以走啦。”

走出交警队，丛天舒急忙问：“出什么事啦景云，你哥呢？见到你哥没有啊？”

“我坐的出租车路经水库时，掉了下去……”张景云简单地叙说了车祸的经过。丛天舒直眉愣眼地望着小叔子。

“嫂子你？”

“你哥没出事吧？”她问。

“哎呀！嫂子，你想哪儿去啦，我哥好好的。”

“景云，你要说实话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能挺得住。”丛天舒疑心车祸不是他说的那样简单，尽管交警说司机溺水身亡，丈夫景山不会开车，司机不是他。那么，他们哥俩不是一起回来的？

“嫂子，我的确自己回来的。”他说。

“见到你哥啦？”

“当然见到了。”

“景云，你别掖着藏着啊！”

他们到了自己家的楼下，张景云说到家细说。

张家倾听张景云讲述，他叙述的内容到老枪响起前，枪响后的叙述善意编造。

“你哥也是的，咋就不来家一趟。”张母埋怨道。

父亲张建国神情凝重，老伴说这话时他瞥她一眼，目光落在丛天舒的身上。儿媳抱着张二多，忍着泪。

“嫂子，”张景云将一包钱放到丛天舒面前，钱用塑料包裹着，落水后才没湿，“哥这几年打工挣的一万三千元钱，他叫我带回来给你。”

丛天舒望钱时，视线湿啦，喃喃地说：

“人不回来，钱有什么用啊！”

“哥想多挣点钱，急着去打工。”张景云继续编排道。

“你哥去了哪里？”父亲问。

张景云的心给硬物戳了一下，很疼。父亲的声音相当苍老，他的询问不同嫂子的询问，对他撒谎心发虚。亲人几双眼睛望着自己，包括小侄一多，每道目光都烧红铁丝一样发烫，父母、嫂子、侄子的……不是极端的情形下，谁有勇气对亲情说谎啊！他努力使惊惶奔跑的心平静下来，说：“哥只说出去打工。”

“瞅瞅你这孩子，也不问问清楚去哪儿打工。”母亲责备道。

“妈，也别怪罪景云了，景山就是这样。”丛天舒说，她的话让公婆听出来充满怨言，多年里张景山经常这样做，到哪里去也不同家里人说。

夜晚，张家客厅出现少见的冷清，傻子张景锁一个人占领了空间，沙发成为他的领地，所有卧室的房门都关着，里边的人是怎样的心情对他都没关系似的。

公婆的房间没开灯，窗外的灯光照射进来，正好照在张建国脸上，他坐在轮椅

子上，凝望窗外。

“你都看半个晚上，上床休息吧！”张母一旁劝道。

张建国一动未动，仍然眺望窗外。

“景山是不是出什么事啦？”张母声调有几分凄凉地说，“出去快三年了，该回趟家。”

“没见他跟丛天舒吵架啊，”张建国身体动弹了一下，疑团未解地道，“一定有什么事。”

“景云说得那么肯定，不像是假的。”张母说，“带回那么多钱……”

“天舒说得对，钱再多人不回来有什么用。”

“咋办，咋办呀？”

“还能咋办呀，摊上这样的儿子……景山老不着家，天舒一个人够累的，一多二多年龄那么小，你我走不动爬不动了，想帮都帮不上她，景锁生活不能自理，又是一个负担，景云也二十出头了，咱家经济条件又不好，将来结婚我们帮不上他，要靠他自己挣钱攒几个钱。”

“景山是咱家的半拉天啊！”她说。

张景云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床头灯照着墙上的张景山、张景云、张景锁哥仨的一张昔日生活照。

“哥，”张景云无限痛苦地自言自语，“爸妈不能没有你这个儿子，嫂子不能没丈夫，一多二多不能没爸爸啊！”

照片上的张景山微笑地望着他。

“我害了你，全家人不知真相，无法真实告诉他们，我没勇气。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”